



餘冬序錄午



餘冬序錄脩相卷之三十三

外篇第八

世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漢書載易大傳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論語豈
若匹夫匹婦之為量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高
麗本孟子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
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所添字句朱子取
之

○蔡邕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畧記之如
書女毋翁侮成人今作女毋侮老成人保后晉高今作
保后晉戚女永勸憂今作汝誑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

今近作牝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
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朕動
天既付命今付作符曰陳其五行今作汨陳嚴未寅畏
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洽懷保小人惠于
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
德今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
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先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
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
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
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纒不
輟子路以告孔子撫然今作纒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
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今作其斯而
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
見其全也

○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而孟子云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
信不乃與歟孔子爲爲人幼者言先德行而後文藝也
孟子爲爲人上者言先安養而後教訓也

○子在齊聞韶大師摯在齊故也或作在齊聞韶音則
是以三月爲音字也宰予晝寢或作晝寢殆亦字有誤
歟

○季氏旅於泰山宋儒謂旅祭名也旅酬下爲上注旅

衆也按二旅字當考

○古人居屋西南隅曰奧東正南隅曰竈王孫賈之問是相對而言耳又按孔子讀春秋老聃據竈觚而聽之是賓位也古人穴地爲竈故席地可馮其觚今人謂竈東厨尚存其旨

○雍也可使南面南面是泛言臨民之位不當泥南面而聽天下語專指作人君也觀可使二字可知聖人稱其弟子亦無云可使爲人君之理黃山谷送人作宰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或疑此二字非所宜用此正用雍也事爾

○論語觀過斯知仁矣禮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

知也論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禮緇衣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所記畧同聖賢之言固可互觀○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先儒謂山川之神必不舍此而他享非也犂牛之子騂且角矣人或以其所出而嫌之然當有事壇祀之時犧牲之尚則但論夫騂且角者豈能終棄之而不取哉用舍字皆就人說

○射圃書壁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子思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

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大聖賢之言射如此射藝也進於此其止藝乎古者射以觀德射於是者不先自力於孔孟之言吾何以觀之哉孔孟之言可補禮之射義謹書壁右用告夫射焉者呂氏春秋列子關尹子曰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弗知也關尹子曰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非獨射也春為之數曰大哉射乎此射之所以次禮樂乎吾於中不中之問可以深長思矣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記君子夏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惡今畏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足以自蔽而已朱子曰此言誠有味者某於釋學雖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云云見答汪尚

書書與今論語註不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楊龜山謂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云云亦見答汪尚書書與今註不同門人記其自言所解論孟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老年改猶未了其不信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宋孫奕言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

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陽墨之害止
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我
太祖皇帝有此論與孫暗合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
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某之禱久矣莊子孔子病子
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
若祭吾卜之久矣觀聖人之所謂卜者足以知聖人之
所謂禱矣

○馬周上疏太宗自云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
夫犬馬之養聖人以警人子養親之不敬者耳周舉以
譬已則失聖人本意若曰以譬父母非所以尊其親也

○論語載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
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說苑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
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
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
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
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
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戰國

策云柳下惠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
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彼
此所記一也其言繁簡工拙不同如此而所以開示理
途發揚心曲又相去遠甚君子於文其可以忽乎哉
○疾君視之東首非必疾乃東首君視之亦東首也禮
君子寢垣東首疾君視之不能更移特加朝服拖紳以
示敬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子貢曰吾不欲人之加諸
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之
言蓋孔子之所告者賜也其能終身行之者乎

○蘧伯玉自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而君子
莫不與其德曹操自謂昔年二十三時所行已無悔於
今而後世竟名其為賊誠偽之分將誰欺也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
南子孫奕云攷家語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
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使孔子為次乘遊
過市孔子耻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
適衛至衛而又耻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
匹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事
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為誰是必魯之南
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肝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肝以中

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吾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魯此夫子所以見之也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矣

○哀公問社宰我以松栢栗對對以三代之社主木也春秋正義作哀公問主於宰我蓋古論語初無社字漢儒有釋為廟主者春考周禮廟主用栗今循之其制實始於周而後世遂莫之改耳白虎通引尚書七篇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與論語宰我之言不同宰我曰周人以栗意者以周西方之人

故歟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慮不遠耳尚有憂莫之慮者奈何李絳賀雨表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回也其庶乎曩空前輩解云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空回學未至此然庶幾矣故曰曩空抑見有時乎不空也此義亦佳而朱子直以空乏為訓蓋因下文賜不受命而貨殖之言以景之耳陶淵明傳稱簞瓢屨空宴如也朱註其亦本之此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漢江鄴對策以為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

故無可問也

○程氏外書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何如是之深也尹和靖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和靖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此樂字也著不得此學者之所當深體驗也

○子路勇於義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余觀其為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甘勤苦乎衣敝緹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悞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以為仲由

○勇者不難死而勇於義者能處死子路罹衛難結纓而死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由寔兩得之噫由之勇天資也其勇於義學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貶其死為過勇何哉

○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范純仁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劉安世自言學於司馬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問所以致力曰從不妄語入退自穩括日之所行與所言者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遇事常有餘裕賈黯及第歸鄧州謁范文正公願有所教文正曰君不憂不

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黜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
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晁氏客語周天子在上魯
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伐燕也春記
黃魯直與潘邠老書云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故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
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

○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瓜字上絕句蔬食菜羹瓜
皆飲食之薄者而用以祭必齋如也蓋黍稷非馨於明
德而鬼神惟享于克誠也

○或疑原壤之為人是在莊周程子以為非也原壤粗鄙
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之辭可見若是莊周夫子亦不
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程子
之遇東坡是亦須有答之事也朱子嘗論及東坡云某
在必須與辯又笑云必被佗無理事正如此

○孔子稱逸民伯夷以下凡七人惟朱張不言其行是
其隱也但聞其名耳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拱之三臭而作解者不一
按呂氏春秋云子路掩雉而復釋之謂此事注所得者
小不欲夭物故釋之也亦可備一說

○論語佛肸召子欲往按史佛肸為中牟宰中牟晉大夫
邑趙簡子攻范中行氏而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乃魯哀

公初年事孔子在陳蔡時事也史記世家載簡子圍朝歌圍邯鄲齊伐晉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與左傳年月先後異要之佛肸之畔其時也孔子其時年已幾六十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矣哀公十七年孔子卒之後四年趙簡子卒子無卹立是為襄子而劉向列女傳云佛肸之畔毋將論求見於趙襄子襄子釋之君子曰佛肸毋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蓋劉向失之於未考耳

○論語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

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家語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袒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為得其實而家語所云與左傳所載妄矣

○可也者有所未盡之辭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程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君子於此有以驗臣子之心自有不足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君子於此有以知聖人之道無假於過求

○訓而已矣者曰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考第而已矣堯舜孔子之後其復有堯舜孔子乎而世之贊頌于當時者不敢為而已矣之辭也諛風佞俗而欲復古難矣哉

○陸象山與周元忠書以紂為微子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皆為帝乙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韓退之原性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驪也知必滅其宗越椒

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孟荀之論正自有不同者孟子謂觀人者莫良於眸子或曰眸子稟於天生相不同孟子之言其不與所謂善性者自異乎

○堂高數仞楹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孟子之謂大人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粉白黛綠者列屋而聞居韓子之謂大人疾嗟夫人如此者必求有以稱是大而後可不然二

十四考中書令萬八千戶冠軍侯只用得一時打俗眼耳孟子自云得志弗為韓子為李愿言非惡而逃之其必有見矣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死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馬時中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死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其臨事奮不顧身每能自遂二子之為程門高第固宜

○謝上蔡有舍生取義舍義取生語夫義重於生吾聞其舍生取義矣若謂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語殊有病夫義可以生則生為重生之所在義之所在義可云舍乎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君子不為傷勇之死可也謂舍義取生是何言也

○姚應以贖史殺人間孟子設問也而孟子有竊負而逃之答使舜處此其真然歟葉公謂直躬者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無取焉而以父子相隱為直知孔子之所謂直則知孟子之言得舜之心事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晉鄒湛對武帝言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東坡黠鼠賊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偶然之破釜人能搏猛虎而不能不變色於卒然之蜂蠆蓋常

者可以作意而為而暫者不容偽也語意正同

○孟子告齊王有土芥寇讐之言而王有禮為舊君有服之問孟子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先儒謂孟子此言有跡異乎孔子之所以對定公者以不可為通訓也春按檀弓篇穆公問子思曰禮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日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之所言者子思之言也蓋有激而云乃至是耳

○孟子引曾子言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愚嘗疑之曾子何激而必云此家語子貢告衛將軍文子以曾子之行曰其驕人也常以浩浩證諸斯言非歟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之言論者以為少露噫孔顏而下其皆不免是矣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而家語載子游問孔子曰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子曰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以其乘車濟冬涉者愛而無教也此孟子語也

○尸子載孔子曰誦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此非孔子之言也陳代謂孟子云枉尺直尋宜若可爲而孟子非之故知尸子之所載者非孔子之言也

○孟子謂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按士相見義占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免是伯夷之清不得生於盛古而忘其清也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山之下太史公伯夷傳引賈子口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亦指夷齊殉名士也嗟夫若夷齊者尚不免好名之謂耶

○左傳晉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孟子論王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而首之故曰

或勞心或勞力蓋古語也

○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蓋齊地有虫類大蚯蚓人謂之巨擘善擘地以行巨擘即蚯蚓之大者孟子謂蚓而後克其操今注以爲大指非也今與陽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筮蓋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治邪說者也今注以筮爲欄也非也

○論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子產之所謂師師其人之

言孔子之所謂師師其人之行其為得師善惡一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語若同而意實異朱子嘗論之惡其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或疑是筮字蓋古通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按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以此而觀則論語當作之杞不足徵也之宋不足徵也為句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雍睢雍睢姓名也與癯疽聲相近至趙岐時傳誤東坡曾考正之

○孟子曰人皆知養其口而莫知養其心養其口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養其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曰十載一聖是日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桓寬楹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聖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今不見所出

○孔子于七十國王充以為增之也至不增十國○袁准正書曾子妻將適市兒隨啼謂兒曰曾子適當與汝殺犬妻還曾子拔弓將射犬妻曰向與兒啼爾曾子

曰教化始於昏若歎之何以訓邪與孟子同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王元澤引古書云盡
信書不如無為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慎而已不知
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義切澆乾
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
而澆浙唐本作澆字本許氏語今孟子作澆殊無理
○孟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
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餘冬序錄卷三十三

餘冬序錄國壯卷之三十四

外篇第九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宋王淮之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
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
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
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
戚著自前經愚謂今宜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體
則家無殊俗從之

○梁徐勉遷尚書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
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二日而後殮者以諱其

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返故屬纏纒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戚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可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唐盧履冰開元五年進言古者父在為母朞撒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儀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田再思曰父在為母三

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闕人子之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雖請未用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朞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武后陰儲篡謀升齊抗斬乘陵唐家孝和僅得反正高氏復出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

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夫齊斬有升降
歲月不容異也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
身之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於禮必建中制使賢
不肖共成文理彼伯叔姑姊妹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
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
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
喪杖朞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
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
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朞心喪二年情已申而禮殺
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
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文黨加於舅服

不謂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為適帝弗報是

時言喪服各以所見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

古制儒學傳二十年又詔父在為母加服齊衰三年

及頒開元禮遂依行焉唐會履水傳載七年詔後人間

父在為母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禫終

三年或齊衰三年然則二十年改此詔後宜當一切依

行齊衰三年然唐德宗有后喪皇太子及舒王誼將行

三年之制柳冕奏請依魏晉故事卒哭而除服心喪終

制穆質上疏言遵三年之制則大重從三十日之服則

太輕惟行古之道以期年乃得禮之中而德宗不以質

為然唐書德宗時李晟二子愿怱居母喪大祥而除官

余讀

大清通禮

父母並重

切服斬衰

三年實十

古不易

論也

光緒辛卯

六月廿七

日樹之誠

晟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唐會然則此制竟亦非通法

也宋仁宗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歿乞通持五十

四月服詔許通持服宋會此必父喪在母前父服將終

母繼亡乃爾神宗熙寧七年命官然酌舊例定為新式

三年之喪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亦宋會要朱

子曰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妻

服朞子以父在服亦朞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

其禮皆齟齬又曰喪禮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朞

非是薄于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

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

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

意甚好詠子元吳澄服制考詳序云凡喪禮制為斬齊

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

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

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

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

之道也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

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

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

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

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

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

強存神
不可加訓

此論實不
可移

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
天於夫則降其父母人不式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
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
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
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
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
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
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
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
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育服
已雖無服必不華美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

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奚
獨於兄嫂弟婦而愬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
也實之無所不降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
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
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
婦叔於舅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
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
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
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李涪論舅姑服云子夏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
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

則况以前武官之不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為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為如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宋人蓋不滿於是矣然則人日之事當視其人若典軍公方有行陣遇喪奏聞留之終事方聽返喪次其在府司衛所可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位貳代之一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洪武初百官隨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遣致祭從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脩習元人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穀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乃詔禮官定民喪服之制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後世二十六月者從孔子踰月

則善之言耳。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世遂通用云。

○宋敏求為編脩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脩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維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為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中立子維，其嫡子也。其孫祖仁，其嫡孫也。中立之死，維先死矣。雖有他子，祖仁亦當解官。以斬衰終三年服。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重宗子也。神宗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於蘇頌，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救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當時不聞以頌之所言參以祁前此所議而制令者。

○詒謀錄：士大夫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

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愬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嘗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妻母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氏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或問朱子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使命往來遺問否朱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矣

○宋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

追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真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為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朝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毋育之詔准贈官凡此雖於古禮未宜然厚俗之道固無不可以義起也

今則胞伯叔胞兄均準肥封外祖父母舅氏一律請封

○宋郭積龍圖直學士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中心喪中心喪蓋始於積嗚呼若仲徵者可謂能自盡矣胡明仲之賢不在積下以為人後而不為其所生毋服秦檜啖言者論其不孝明仲以此得罪是雖檜惡其不附已之私恨然君子自處

禮在可得為者不可不過於厚以取議也

○郭穎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穎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穎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中心喪棟斂穎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改適韓氏及後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占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服博文郭穎事在王博文前當時下有司議當著為令不知博文何為又有此請而知禮院者亦不議及也恩封之舉事出於上以作勸爾非人子所得私也出母得以恩封謂子無絕母禮何居乃若以喪而

祭時議固有非之者矣朱子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為是儀禮却說為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擅弓所謂必有失其傳者又答林擇之書云喪服傳出母之服甚但為父後者無服爾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隘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歟

○劉宋時袁昂幼孤為從兄豕所養豕卒乃制菴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昔馬援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棧為心服三年由也亦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

必情
我
之

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春觀韓退之嫂鄭喪服暮以報見其所自為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詹鼎之死所養孤甥為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璠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手自料簡流瀉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叔度蓋為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宋張耒在穎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耒以為言遂

置於黃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手書與訣曰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三年朱熹

○前輩感人之知遇為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

有之北魏捕陰縣令黃宣喪亡單貧無菴親縣人石宣

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哀

經歛附自苗逮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

程賀為崔亞持縗三年記者以為闕見實事現宋李

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

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即棄官為珙行三年

喪此亦東漢士為舉主事也近世蓋無聞矣

○齊褚彥回進位司徒彥回寢疾表遜位改授司空卒

義

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
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
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
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
陵遷為陳留亦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
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朱子語
錄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夫問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
得亦自好如此類是也近世蓋無聞矣

○漢張輔父卒既葬詔遣使賚牛酒為釋服非禮也呂
東萊謂潘叔度服制中魏人不當以肉今人乃以肉餽
有服者既不以禮處人又不愛人以德

餘冬序錄屬玄卷之三十五

外篇第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橐七
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間多矣蒲
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
者三子其最乎

○桓譚新論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
才皆年七十乃升為王霸師宋景文筆記曾子年七十
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
如晚節之該洽也春惟古人以晚達者儘多不獨其名

位事業也而學行成於晚者亦常常有之二君立議是就聖賢中著其大者言之耳顏氏家訓晚學不可自棄

孔子五十四以學易曾子七十乃學詩荀卿五十始學易論語皇南證

二十始受考經嗚呼學行勛名晚非所恨彼早成早達

而莫克大于終者抑豈不有其人乎秦周而上今弗論

漢以來如馬援嘗授齊詩竟不能章句辭其兄况欲就

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視人以朴宜從

所好後漢書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來候援兄援見之自

失兄知其意乃憫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

從汝稟學及援為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令東觀漢記人固

不可目前定而况獨遠知如此諸葛亮子瞻方幼亮與

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惠可愛嫌其早成不為重器

蜀書瞻後嗣亮爵死忠蜀漢所就不在人後亮之言以已

律之故爾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為繻乘竹馬而戲蒼梧

守甘公一見奇之謙舉茂才積軍功為州刺史將軍州

牧侯伯吳書若考其始去瞻何啻天淵楊震嘗客居湖城

年五十始應州郡命人皆歎其遲暮震厲志愈篤後位

至太尉後漢書王祥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呂虔檄為

別駕時已年垂耳順後累遷至司空太尉封侯魏書伯起

休徵非慕顯融出者造物應爾即老年亦不得辭張柬

之為荊州長史已老狄仁傑薦之則天曰其人雖老宰

相才也後為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封公

王謫其不有命邪張充少好逸遊年三十始改從學多
所該通以文名世齊姚元崇少唯從事射獵年四十始
折節讀書遂以文學備位將相唐嘗又按唐新語嘗少
所親見脩文殿御覽閣之甚喜遂耽墳陳子昂富豪家
典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再秉鈞軸子任俠使氣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社慨然
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史數年間百家無不通貫唐
補蘇洵少不喜學年已壯猶未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
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舉進士再不中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焚之益讀書五六年涵蓄充溢
既久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
深微而後止歐陽脩謂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

得之精其然邪老年大來學問不惟既補前失而著
作精美且有名天下傳後世况吾德行吾性分中所應
脩為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乎周恭叔自太
學蚤年登科未及三十見伊川持身甚苦塊坐一室未
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
常人伊川曰願未及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進銳退
速恭叔喪之未路程門每歎息之程氏吾徒其尚勉乎
是哉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
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

妙極形
方不
在不能化

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察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讀書求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之謂歟○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崩湃之聲林木窅窅

群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嗚呼是道豈獨學琴而已哉樂府雜錄貞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為第一手而莊嚴寺僧善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服焉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因令教授崑崙奏曰且誨崑崙崑崙彈一調子乃彈之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善本俗姓段臣小年初學琵琶徧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之藝嗚呼是豈獨抱樂器者之所當知哉唐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

曰吾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
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壁壁之爲五
絃也此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者歟藝而至是
始可與語藝矣

○史稱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坐高堂施絳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不知人欲窻中如何復講天理語
林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辭
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
果勑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
矣遂罷追可歎當時人師徒之義如此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微不仕元兗之變
微尋書玩室中遂至足不一復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唯
當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鶴林玉露云胡澹菴見揚龜
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
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寐室有短窻
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窻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
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後生宜
知龜山少年無垢乃晚年亦難也

○書善讀者以多識畜德不善讀者以好著喪志杜預
嘗譏王濟馬癖和嶠錢癖因武帝見問而自有左傳癖
之對癖文字者庸知其爲賢乎程子有言讀書寫字雖

美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學而至於喪志無以異於癖矣春於是知項籍喜兵法畧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

○嵇康讀莊老重增其放袁悅之好戰國策竟死於長短鄭奕教子文選其兄謂不免沈謝嘲風弄月污人行止此先正所以不讀非聖之書而致謹乎先入之言也○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者聃習禮仲尼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司馬光於學無所不通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者也

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鮮出吾書其誣吾不信也蘇軾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敢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劉因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夫人性不同酸醎異嗜聖賢之言非聖之書而人自能別於好惡者其心靈所稟居然有在故也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謝求返歸觀博陵醫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學來積年畧究要術辭歸醫為作一指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

吏爭津吏過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交鬪破
頭者以此脂裹之喟然而歎乃還卒業後漢書古人有學
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
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
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
膺至皓首方畢其藝嗚呼學孔之徒宜何如也
○真誥有言行道如磨鏡若去明存即自見形又曰為
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亦可謂善喻矣
○真誥裴君云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幼人無貴
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耆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為
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彼師不明道焉

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上學得其師名為更生不得其

師名為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退之師說只是此意

○張華博物洽聞史稱世無與比然當時斗間紫氣為

寶劍之精亦待雷煥辨之嵩高山所得竹簡上科斗書

非問之東督亦不知其為漢明帝陵中物也世之人無

司空書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為知量者哉

○宋謝鳳子超宗為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

超宗作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

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超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超宗

徒跣還內道隆觸其名故其道隆待至閭不得乃去北齊高阿

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雩那肱

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現理當雩祭非謂真龍也郝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癡人無識可笑至此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郝肱者乎○說苑載子思之言曰學所以益也諸葛孔明書非學無以廣也非靜無以成學○晉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深歎其才謂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動學不倦古人之所貴於學者言談而已乎唐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學而比於相如益

陋矣

保

○鄭聚傳信記蘇瓌初未知頲令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來詣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言其事適有人獻兔瓌乃召頲詠之詩成瓌大驚竒駭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然則頲之知學非瓌教也蘇籀藥城遺言公謂籀曰蘇瓌訓頲常令衣青衣布襦伏於床下出其頸愛顧楚汝今懶惰可乎傳者不同如此然若為弟子者所當知○聞見錄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請謝二公有空踈之謙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後成天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學屬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詩誥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
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畧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
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
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故熙寧
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
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魏公於德用不
以為憾而荆公於魏公乃相怨如此德用非魏公之匹
也姑即此一節觀之荆公其足以望魏公乎

○韓魏公論人為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為之者甚
多也又自謂人能久而不變為難又謂忠義之心人皆
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古人

蓋能久而不變者也范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
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常言大凡使
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又
言性之極終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
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
其反喪本真終亦無所至也然則人之為善其不變可
勉於已而其性不可變有不可強於天者君子亦惟自
盡以求充其所至爾何古人不可及也

○中人以上之資或亦不能無偏汲黯之慧寇準之諛
陳烈之迂使列於柴愚由喙之間終不失為聖人之徒
也

○欒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白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

○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慎乎

○黃山谷與李幾仲書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賓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

○山谷老與其甥洪駒父書謂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他日與王立之承奉書又謂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嗟夫君子耻不若人其獨令人哉其獨在藝業哉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爲禹士尚志尚論古之人不如舜禹顏淵是吾耻也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盧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爲經學者可草草乎

○洪景盧筆記張芸叟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

其畧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白
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已欠伸思睡矣按宋史稱邁
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手書通鑑凡三比未閱之終篇者
又何如哉

○宋人記王虛中解書訣辭之內不可裁減之則為鑿
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壞本意
賈誼才記史訣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
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唯室先生看史
訣凡讀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
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
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為何用奇詞妙語可

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避眼也若於此數
者之中已作一事工夫恐未為盡善耳宋昉作文法古
人名字明用不如補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今
錄之以告諸業文字者

○歲月如流壹日減壹日壹歲無壹歲少而壯壯必老
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
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鼓瑟死其死矣它人入室此非
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人知自惜
須是惜陰惜陰奈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顧人作
用處何如爾功名事業則繫於天道德文章壹在平已
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買島於驪野正思詩舉手作推戴

勢大尹騎從之來竟不見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他直恁用力所以後來詩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却全悠悠不肯著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策勵乎後學者至矣

○讀書飲酒是兩相妨事春性喜讀書然未能無飲酒雖飲酒然未嘗忘廢讀書應酬之餘坐不得過不讀書柰欲有作為何退藏之後睡不得著不飲酒柰多所思慮何學未聞道而欲不讀書不飲酒如血氣何

○道理在天地間事事物物本自一定而不可易聖賢有作立教垂世不過明其自然使就其常然而已其為之蘊積而施設也有本有末有體有用且細精粗舉適

中正之地此人人有心者之所同契聖賢於此豈別有毫髮意計安排也哉子思子謂可百世不惑而孟子曰其揆一也思孟立乎中正之地蓋有以推度之聖賢之所期者恃此道理之不可易耳柰何後之學者從事文字憤憤焉道理之大莫知可悅而不得其味齟齬捍格不能深求乃究而徒驚華靡尚新奇祖浮虛而信妖妄區區記誦剽竊非不博綴緝纂組非不工於根本工夫何益內外判析心迹乖違形之注厝豈免利害之紛拏是非之倒置機心械志燕轍越轅如之何其可也夫幼學之具乃壯行之資不有可久之德而望可大之功吾見其猖狂妄作惑世誣民禍人家國多矣噫聖賢教人

存諸心行諸身發諸事業其道理謂何而讀其書者一
至是耶嗚呼秦漢以來學士大夫舉坐是弊有宋諸老
先生則既講而明之今在道學大明之世士宜有所
持循而世間一種縉紳於此盜復不滿人意何哉都憲
王公非欲以文學顯者雜稿制作若干卷皆公平日所
以施於上下而見於議論之實致知窮理學問透徹而
理明義精自有以發揮之如此其辨存羊錄也致惡乎
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徒其增障吾道甚至而藩
省公移所自序者又深歎乎近年所司建白愈繁而官
政愈敝民生愈困於其原皆今日之痼疾當誰療之春
於是蓋重感焉吾輩僻學有意創異立說承虛接響外
彼中正以自標異借口援溺而廢不親授之防務紛更
而不顧先王法意之掃地者惟其私智之鑿使天下擾
於有事而國敝於多制視此其不有繫於中乎

○正德丁卯冬春以繼祖母服承重于家既祥州學官
來請欲赴書院教諸學弟子負春辭之而以書與易訓
導體乾曰屢辱左顧惠恤良至日隨月積未幾請謝計
盛德仁明必加情賞君子相與豈視末禮往復為厚薄
也敝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賢郡公博雅愷悌師帥于上
而執事二三鴻宿立之函丈程課其間橫經肆史造膝
提耳開發其所未知增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桑梓獲
瞻霧露潤及我躬報德無地連屋不通匪情則異千里

悟對其心實親而創痛切割之餘意銷志缺待盡墓次
惟日爲歲百骸憔悴尚何言乎竊於執事交契不惡其
獲諒于賢郡公蓋有在矣日來乃聞郡公視學欲令有
志生員開具從師手本將闢義塾猥及鄙人昔甲子之
歲提學先生姚公文灝行移到州曾有此舉致煩臨州
諸縣士友紛沓累足詣門增我慚愧春不得已俛僇酬
答未及月餘遂爾謝絕春于時嘗云吾處已固非泥之
汙不致白沙之累而化物豈有丹之妙可爲黃金之資
此州人所悉也區區此日何等意緒敢仍冒昧以蹈前
罪祥事甫畢摧毀方深坐荒廬之荼蓼守孤壠之苦塊
有何問學更接青矜諸賢獲承師帥程課必日耕時邁

大非昔比隋珠加磨瑩之奇荆璞效琢雕之益而更假
於奄奄氣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拋棄筌蹄積歲已久今
吾故我判然兩人使任舉業之師更識何等香氣區區
正一無鼻孔者何由去鑿渾沌而七竅之自己息黥補
劓已乏其術而欲探囊黃昏以起人之廢疾耶且科舉
時文志希速化未邠斯翼未彈斯炙今閭閻啾啾日坐
黷舍語及三冬足用便恨後時區區之迂闊遲鈍就當
徃昔亦豈能副此常恐垂簾自精下帷獨得者於道理
上雖微析秋毫深探重淵亦自愛莫助之若排比書獮
含濡墨醜破碎章句旋填格式造作主意巧合闕捩諸
賢應解諒春力不能爾此舉無乃重春之罪也乎春極

知賢郡公暨執事輩之盛心但自揣甚明無以塞命此
由衷語不是面欺千萬體察為我勁辭庶恐不得以干
等藍無求乎謝青幸甚

餘冬序錄卷三十五

餘冬序錄則陽卷之三十六

外篇第十一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積善餘慶慶為善積也作善降祥祥以善降也聖經詔
吾有不誣者漢范滂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
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孟博其時錮於黨禍豈感乎
為善之無驗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吁聖人之言是
可畏也淮南子曰君子不以小善不足為而舍之小善
積而為大善不以小不善為無傷而為之小不善積而

為大不善賈誼亦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漢昭烈謂其子曰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是皆有見於此是故積羽沉舟群輕折軸一快不足以為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故君子禁於微。

○人性皆善然不必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然不必皆可以為堯舜只觀堯舜之子可知周人世碩作養書謂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此揚雄人之生也善惡混脩

其善者為善人脩其惡者為惡人之說所由出也

○嗚呼人性其於善有弗彊而能者其於惡有安之而弗覺者人性非甚遠也是故我有是善足知在人亦必有是善也而我可自足乎人有是惡常恐在己不能無是惡也而我可自恕乎。

○人不為惡未有善稱為善一不繼而惡聲隨之矣天

有陰德星若見若不見

直斗口三星隨北斗而觀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即天乙

星字彗一出即光芒巨天矣人五臟六腑莫能自照有

病而形之脉則他人能得之黃帝書帝問脾善惡可得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人過病在外如鳥之啄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嗟

夫古也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蓋而名彰西疇老人有言欲為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為小人諺云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世人挾隱慝而謂人弗覲焉者無是理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深歎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荀子有是言也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淮南子有是言也身苟得焉不言而人載之苟其有失家置一喙不能自解

○魯男子不納娶婦謂柳下惠姬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胥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春謂此是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昔孟子願學孔子是何等力量當時人猶信未得及今之人而藉口焉抑不善學孔子者矣雖然豈獨不善學者吾見其有得罪聖門者矣是不可不自審也

○莊子書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曰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韓退之代張籍與李
浙東書云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
其心則能別是非其口固能言也夫德固不以無足而
不行能別是非之心不借目而盲也而世之人趾存而
不進於德目不盲而是非之莫辨則穴窺徑趨之具而
已曷足以美其七尺之軀哉韓意與莊同故余摘而論
之

○親母爲其子治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也使
在於繼母則未免爲嫉也親母其子死而後房有自殺
者毋謂其好內也而弗哭聞者以爲賢也使在於其妻
則未免爲怨也事之情一也而觀者聽者異也閱歷之言

○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感之事史冊繼書疏策非時
而得藥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苗再生鯉雙躍諸
如此類未易俚數此非天神之所爲以相孝子之心者
乎而劉殷之粟沈震楊範之米郭巨之金趙雋之錢乃
至爲之題識而畀之夢寐而告之神理一至是耶天雖
高其視下其聽察誰謂天道無言

○聖賢立長厚之言而後世遂多爲藉口之說嗚呼此
中人之通蔽也義一也事之不可毅然不可移者今
一等人於不可間每調停焉不曰事久勢當相仍即
云人衆情難獨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而孔孟亦有交
以道接以禮之受也嗚呼迹似矣而心非也名近矣而

實悖也。蘧伯玉願人同歸於善，孔子益與人交，無一刻不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乎已之不能，君子而欲君子入乎事，不安於已而欲人安乎吾，恐此心之非義也。無乃藉口焉。爾朱子云：劉樞帥建康，月俸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作漕，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春於此有感焉。劉韓均于不失為君子者，劉於韓其有以識此心矣乎。而春常懼乎欲寡，是過而未能也。

○周公旦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

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見呂氏春秋

周公之謹於擇人如此。

然其下士也。常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也。子夏不輕與人交，是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夏嘗自謂曰：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又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丈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商之不輕友於人，如此，其亦猶周公之意也乎。

○韓退之刺啄行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

了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闔變化咀嚼有
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
不及來不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
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
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
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
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
此以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
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
如何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因併錄之余讀退之與李
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
拒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於此涉世深矣復錄之以志
余感

○王巖叟著韓魏公別錄云公言待君子小人一當以
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又言知其為小人便
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接也因曰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
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
受之而不形也又曰凡人語及其短不平則氣必動色
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
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強至編公遺事云人有疑
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徃徃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
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因曰人謂公待人誠

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耶又
曰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遠之正使不能加
諸人可謂善處矣又曰公謂小人不可遠也三家村中
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
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則是
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凡若此言皆是君子處
小人法

○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
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今之君子能如司馬公
言何憂乎學業之不克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
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

為之事相稱則斂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
日必求所以補之者今之君子能如范公所存何處乎
職業之不舉而春也兩不能也此仕學之所以深媿于
昔人也

○東坡醉書云俚俗語有可采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
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
佚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
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日安分必
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黃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為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非烟而非烟為象死姜婦有情通相感激能以死自見如此第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失身於胡可惜也春茲為書之用激世之為男子知義者

○孟子與氏等君子之所樂三而父母俱存為之首至謂聖天下不可不與焉事親之樂蓋人生至幸舉天下不足與易而不可必得焉者而吾二親得齊壽高堂耦俱無恙區區於愛日私當何如哉古人有以貧養者啜菽飲水盡其歡非心甘菽水而九鼎三牲乎薄也力之所至有樂地也歸退之乃因歐陽生而唱為離憂志樂之論使功名士借口而端養焉今有王陽李密吳起庾純温嶠並生于世吾不知其父母果孰為無離憂其志樂也舉天下物不足易吾事親之樂而吾遠去膝下必有得而後歸曰為父母榮何哉詹在京師久有摘其詩謂他有所戀者而退之美其以志養志毋乃曲為之地也

乎黃庭堅和王稚川歸夢之詩勉其歸養得朋友責善之義春讀之而竊歎以為賢於退之以其能愛人以德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此名言也

○劉慶符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不能無弊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今世颯颯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一餉問耳

○懷麓堂詩文後稿涯翁見付編次凡為中貴作者悉禁之翁不以為忤唐俱文珍永貞之事非無功韓昌黎

送之序詩今在韓外集李漢國有所不取也太監張永嘗書窮若二字請翁為之說其中有可摘錄者例難獨留今載其畧於此窮說云按說文窮之為義亦多矣為極為竟為究為塞今姑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則為民之窮孟子曰鰥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對達而言則為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士窮乃見節義民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子惠困窮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諱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歸于正若虞卿著窮愁之書段

成式爲留窮之詞唐子西亦有留窮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爲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拯民之窮振士之窮而已某公遭盛時居重地位尊祿厚固不可與窮者同日語顧能屏省驕從儉節自奉而於窶人貧士輒揮片金帛以相濟援是可謂救民之窮人有寸長片善必加軫念延譽而汲引之惟恐不及是可謂振士之窮矣然獨有大者焉聞四方水旱盜賊則爲蹙然而不寧有所推薦一切付之公議而不侵其職茲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澤任賢使能俾家給人足民安而吏稱啼飢號寒之聲不聞于野歎老嗟卑之氣不形于朝天下之人無不獲其所者然則公之達施厚報雖欲辭之不可得何窮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以自警而尤有自王于成者也苦說云苦之爲義爲困悴爲勤勞爲辛楚爲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醎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其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揚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

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其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飡冰齧蘗絕嗜慾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公入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黜陟予奪無所不得聞出爲爪牙之將凡令之生殺賞罰無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饗厚祿而不忘乎儉寧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寧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士通達民隱奉宣德意如古所謂問民疾苦者暑不張蓋險不乘輿手撫瘡痍口問疾病如古所謂與士卒同其苦者公之心蓋以天下爲心而不以一人之心爲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處者爲說公有味於斯言也哉嗚呼爲是說者亦爲之窮且苦矣

○離婁之明不能自見其眊烏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吾今致論於目眊可也吾身之舉庸無當道者耶

○花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桂之蠹不厭桂之辛而去之蕪蓼之虫不虞蓼之螫而慕乎蜜性所宜也冰有蛆弗殭火有鼠弗焚吾何疑

○春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無定色也漸蘭則芳漸
鮑則臭物無定臭也入鹽可鹹入醋可酸物無定味也
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物無定方也冬凝為冰春釋為水
物無定態也江南之橘江北為枳物無定性也南之謂
鷓北之謂鷹在北曰狐在南曰貉物無定名也厭頤在
頰則好在頰則醜物無定形也飴以養老或以粘牡水
以載舟亦以覆舟不龜手藥以泝澣統或以功封物無
定用也是在君子擇之而已矣嗟乎人其慎所擇哉

○秦少游云美娼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
毋西游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
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其瘠於溝中矣倡曰諺有之

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
舍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
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
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羈
嚙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南書生朝之少年忿
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
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夫穉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世之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規維揚維禎
云錢唐倡家女有美而啞者教以琵琶篳篥及七盤舞
蹈之伎靡不精審既辨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
過焉求見即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

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內讒
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咲遂挾之歸
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倡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
倡寵顯門賈一飲食非啞倡不其啞倡亦心自語曰不
聾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
玕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
心幸之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
借遇亦犯倡求其終身榮者寡矣上以語言文章遇主
而訖以為身之仇孰愈啞倡邪見魏噫人情有所著娼
雖一目猶為之惑溺意有所在娼雖不能言不失其為
婦也春故並來列之

餘冬序錄卷三十六

餘冬序錄卷之三十七

外篇第十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仲尼之門當時有疑其雜者其徒曰楛枯之旁多朽木
良醫之門多疾人程子曰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
時人莫不學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
子時不得不辯也

○楚恭王出遊亡烏鵲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
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
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魏謝公孫子曰楚
王仁義而未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魏或問

人遺人得而勿求是乎自弓而推則有人於弓者先儒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哉呂氏春秋曰荆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予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王五帝之德也嗚乎衡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秋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言也○陽朱墨翟之徒相與言見列子之書墨之徒謂陽之徒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之言問

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子闢陽墨不及老氏先正謂闢陽即是闢老氏也觀於此信矣

○列禦寇書引黃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繇繇若存用之不勤今不見黃帝之書而其言載於老子任章告魏桓子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無此語而亦見於老子然則道德五千言者豈直老氏之語耶○晦菴嘗言老氏術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方無用時自處卑退為人所易及殺機一發所向無能當者張子房則其學也嶢關之戰與秦將方連和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已講解矣忽回軍殺之此其柔弱之發

處其計策只三兩次高祖之業遂成他日又曰古人有
用術而成者只是偶然非其有智張子房號為有意智
者以今觀之可謂甚踈如勸帝與羽和而復伐之成何
意智只是偶然使一番後第二番又使得勝耳他日與
門人又及養虎自遺患事或謂子房當時若弃此機會
即事未可知先生曰既為此事從先便合莫與講解既
講解即不可為又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夫行
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之所不為也老氏術子房用之
而成固不足貴矧亦只是偶然安知學之者之不以敗
乎晦菴之論子房或疑前後似少不同然不取其學術
也春故合而著之以附子房傳後嗚呼老氏術險矣
乎子房所謂智者不過僥倖如此世之人處天下事何
用多術為哉

○老氏之學如其書所謂因者君之綱已是奇術而又
有甚者云後其身而身先身果安於後乎而又有甚者
云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與之者果與之矣乎其學機穽
如此先正嘗論老氏凡事退步保嗇精神不肯自為其
自為必先求自便一毫未便則亦不肯為也朱子語錄
是占便宜不肯犯手做又云全不肯役精神又云自家
做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不肯做
蓋推見其心如此他日謂張子房處已謀人皆老氏學
子房多陰謀凡事不自為語錄子房為韓報仇兩次皆
不自錄做後定太子亦自處
閑地畢竟是而邵子特稱之稱老子得易之體稱留侯

善藏其用而詩篇所以詠贊之者尤至大抵子房學出

老氏而康節復如子房若見用特機權術數有所不免

邵學質諸先正其未醇乎語錄康節之學似老子與子

又不肯深名手做凡事直待可處方試康節所樂未

子譏其有自私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

家之說或問康節與陽氏為我何異朱子笑而不言噫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何等人家猶可議

如此甚矣入學之門不可以不正也

○朱子言陶淵明亦是莊老真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

詩者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若

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

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

實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

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

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奪一得喪有曠士之風細

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

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

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

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

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

日語乎朱子語錄出門人雜手未可信靖節人品誠有

如西山所言者未可輕議然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又

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學古而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以其詩意出道德經之緒餘也何也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晦菴謂周濂溪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豈以濂溪亦莊老之徒哉

○莊周論天下道術孔子不與而蘓東坡善之以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之徒非孔子比也韓退之論文章必及孟子而朱晦菴非之以屈原荀卿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非孟子比也莊韓之書自常人觀之孰不謂莊為詆孔子韓之為尊信孟子而蘓朱之言如此此君子之所以貴微言也

○莊子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王坦之當祖尚老莊之世著廢莊論不為無見然文度所尚乃刑名之學其於吾道均之無所見也

○晦菴謂蘇黃門古史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書其考據甚精密春按此非子由語古史云予聞吾兄子瞻此乃東坡莊子祠堂記中語也

○蘇籀記樂城遺言云公為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不知所見高處是何語又云公解孟子至浩然之氣一段曰五百年無此作矣孟去蘇千二百餘年

不知中間五百年作者謂誰
○晉聞之莊子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淮南子

曰浮空一莖體具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歸然
成山夫物則小矣而取之有節可無盡藏積之弗已可
極尊崇人可不自愛哉莊之言洪景盧深是之淮南之
言黃庭堅誦之理到故也

○古今言壽者必曰喬松謂赤松王喬也王喬周太子
晉也按汲冢書師曠見周太子晉太子曰聞汝知人年
壽幸以告我師曠曰汝色赤汝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
余後三年當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時太子年
十五後三年而卒計其年曾不得為長殤而神仙家以
為最始得仙者古詩云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豈其
然乎以是推之韓退之所謂神仙有無何渺茫春前所

如此者解不
少言壽之香
情乎即以為
本長松作解
于理亦通

謂以天死為長出者多矣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
太子晉也善吹笙作鳳鳴游
丘公接引上嵩高山二十餘年仙去東鄉存云王子喬
墓在景陵戰國時後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視
其劍忽然上飛去舊說許丘公携與東鶴共登
嵩高山此事不同解化時年正是十五大耳

○真誥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
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
猶未成真焉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技條也施
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注云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
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為教矣

○真誥世人不知酆都六天宮門名者則百鬼不敢為
害欲卧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
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上

帝之所主吾知六天宮名門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
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
然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紀武城天宮第四宮
名怙然罪炁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亡非天宮第六宮名
敢司連宛屢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邪之氣
此此項梁成鄴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云云蓋出此
道書三皇經曰凡齋戒三事以定心口身之業也

○道學傳劉政沛人高才博物尋考異聞得養生之術
餌丹年四百歲政即向也向列仙傳叙初武帝好方士
淮南王安亦招賓客有枕中鴻寶之書先是安謀叛謀
向父德治淮南獄得其書向幼而讀之以為奇及宣帝

即位脩武帝故事向與王褒等進侍左右向又見淮南
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使向與典尚方鑄金不驗
下吏得減死論至成帝時向司典籍見上頗脩神仙事
遂脩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傳採諸家言神仙事不圖
子政乃如此

○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
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
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往救非火也因不
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
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
易簣矣夫神仙脩煉之事理蓋有之明道得丹書而煉

者不過欲證明此理何如耳其曰吾腹中安可著此則是朱子所謂恐逆天理偷生不安意也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為將屯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宋文德本傳范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為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

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

梁一囊方書一小冊

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

十年得其子還之封

識宛然

孫公談圃及

此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

非永德之所能及也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

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

他非所冀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揚措為漢州軍事

判官道過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措試

之既驗欲授以方措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

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

授以化汞為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魏史

儼是三人者皆能不為此吾知文正之賢固不足以此

稱其難也蘇黃門龍川畧志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為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為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書曰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每歸視其方

兩說其分數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相

雜當再烹之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爾公慎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人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於授人而為之得禍者豈非睢陽生不應永德之求所謂慮損君福故耶子由又言謫居筠州時有蜀僧儀公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為脩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

文祕其術問之不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為聰道其方大類扶風僧所傳然文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而孫公談圃記子由嘗為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涎更不見子由以為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復講若子由其人固亦能不為此者也

○仙傳載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如此亦何用多壽為梁蕭映被徵見鍾離大顧思遠在部伍中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州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乏養是以行役南若人者其情蓋苦甚矣宋張耆少給事章聖

藩邸起家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福備富貴壽亦至

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見州

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為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抑鬱而

終一子不肖遂隕家聲清波雜志是亦多男子之累也

○傳燈錄伽耶舍多至一婆羅門舍自扣其門舍主多

羅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多羅開關延接朱子

為門人包揚言浦城一道人常在山煉丹後因一日出

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十日其人焚

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揚云嘗聞張天覺有一事亦

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云說的事甚

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釋氏通鑑節隱峯禪師因燒浴燒殺一僧一日得天憲呼日還我命

來師云爾生耶死耶僧曰死也師云爾既死春按齊東
矣覓命者誰僧謝曰我已得無生乃忽不見野語載真西山事正有此異真浦城人也先是有道人
於山間煉丹將成語童子曰我今入定或十日五日即
還謹勿移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語童子曰汝
師已死今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
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人旋歸無及繞菴呼號我在何
處如此月餘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
却是誰于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人入室遂
產西山晦菴之所言者豈其西山事耶西山生宋淳熙
間此言楊其時記錄者

○尉遲涯中朝故事載鄭亞偶妻亡魄生敗事甚恠而

牛僧孺幽恠錄帝參軍饒州田先生之遇與亞事正同
乃理之不可究詰者豈彼或有是事而此相附會耶抑
先者妄傳而後復虛撰之也

○唐之幽州石老當時傳其化為白鶴翔雲而去有為
續山傳以記之者元之瑞州鄭仙姑當時傳其紫雲接
引乘空而去鄉里為立祠祈禱靈響遠近震動作會千
人後得其實則石老以病死其尸為其子沉之於水鄭
仙姑因與人私奸其父醜之宛轉售之旁邑出尸於水
歸人於傍邑而誣始白今之厚誣於世者安知不有如
是者耶古今傳神仙事多矣韓退之謝自然詩可破諸
妄然自然非公同時事公獨於自然發論者諸仙歷代

正文未嘗言及而度書載蜀有文道士謝自然白日上
升故不得不辯之耳

○自古有天下國家必修天地百神之祀以為生民祈
福祥弭災厲故祀為國大事後世祀事不專領之禮官
而道家者流其徒度於有司所謂道士者上必擇召行
脩有法術其人使居宮若觀以典司之京邑之宮觀於
是不得不盛而天下名山勝地皆崇飾焉宋宮觀使間
用使相提舉洎元至令則一從道士選授秩至真人者
主之珠庭琳館香火是賴厥任既重矣哉今都城顯靈
宮舊為大德觀蓋朝廷以脩天地百神之祀之地也其
下院曰靜虛觀其法持真人虛白嘗受職典司祀事春

官與為方外交春嘗扣虛白神仙事虛白不答春曰道
家者流有在神仙上者有在神仙次者子將奚處虛白
又不答世皆知道家以清淨無為為本其學不出三言
靜虛而已至虛極守靜篤若無與入世事而其用未嘗
不自脩已而推之以應于世是故其言又曰道之真以
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為國家天下惟其能以治身以為
國家天下也是故先正謂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蚘
與夫兵謀之書無不可附老氏言者而其流乃為神
仙為法術為符籙科教遂大與玄旨異世皆議其愈降
益卑春竊以為神仙事者彼治身之一能爾法術之事
符籙科教之事下上星辰呼吸陰陽奔走風霆驅役鬼

物以祠以禱以攘以崇固斷有利乎人斯為之抑亦其
撫世酬物之餘智事則異而意不無近焉者也漢張子
房佐高祖成帝業儒者論其得於黃老為多曹參相齊
聞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
民自定齊以大治及後相惠帝遂臻寧謐之化文帝有
作元默恭儉號漢守成令主後世復有是君是臣何緒
餘土直之足累然自漢而下如子房蓋公其人吾求諸
道家不數數得也宋陳希夷被召太宗朝既見而退告
時宰曰搏不知吐納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
今日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脩煉無出於此然
則神仙之事又足為今日聖君賢相告邪是不足告又

况下是事邪雖然後世則既有領祠禱事提舉脩祀之
地之人矣而能為生民祈福祥弭災厲豈非治道之一
助視彼棲息幽僻熊經鳥伸獨區區此生謀者果誰賢
也於戲宇宙間人無有其心不靜不虛而能以脩于已
應于世而無謬者曰靜曰虛蓋儒者之學而老氏所言
心原理奧有契於吾學者也虛白之賢其有契於此乎
春也覩茲觀額有感焉遂詮次其語而記之

○世人學長生者莫不祖於黃老而稱長生有道術者
莫不歸諸神仙然則神仙之事其足盡黃老之道乎軒
轅氏古之聖君功繼開闢萬世仰戴若鑄鼎鍊丹騎龍
升天事傳記荒唐非所敢知周柱下史蓋有道之士吾

夫子嘗問禮焉關令尹喜函谷所遇不知即其人否夫
子刪書上弗及三皇而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至莊周乃載皇帝問道崆峒之事黃帝書若內外經
太素明堂等篇以養性怡生為旨先儒疑周秦間人作
然非為無本也老子道德五千餘言太史公謂無為自
化清靜自正漢治不能不此乎資其谷神章與列禦寇
所述為黃帝書者無異詞夫黃老固微神仙之事所能
盡而長生實其說之所為出今道家有全真教以老氏
為宗師是也而又有正一教所謂道術者按老氏書止
五千言今道家經典託名太上凡數十種乃老氏之徒
所為其亦老氏之緒餘乎

餘冬序錄卷三十七

餘冬序錄塞涂卷之三十八

外篇第十三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韓退之與佛者大顛遊見其所與書及與孟簡書而朱
子為考論之詳矣退之所謂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始
終定力有在何可誣也孟氏死吾道不傳漢晉以來老
佛盛退之其時有能言其害過於陽墨如孟氏言陽墨
之害率禽獸而食人者乎有能推尊孟氏其功者乎有
能以孟氏自待者乎退之嘗謂人云自度若世無孔子
不當在弟子列天不欲使茲人有知則吾命不可知如
使茲人有知非我其誰退之蓋自待以孟氏子矣其云

不量力欲全於已壞而世莫救者知籍湜輩不能不
去耳退之門人何似而敢異道由已而傳耶退之亦豈
真知道者然不因一摧折自毀以從於邪之言如之何
可誣也退之平居著述欲人必人書必火居必廬而後
先王之道明若是勁也佛骨一表慷慨極諫指天誓死
其臨事又若是烈也嗚呼退之豪傑哉有宋周程繼起
講明斯道闢異端以正人心於是爲至然退之之言所
以爲之先者自不能無取焉而程門高第謝游揚議論
朱子已議其流於禪學劉絢朱庭述作未聞呂頤張繹
亦學禪而早卒尹和靖者事伊川二十年視諸公爲最
久後死於伊川二十年與楊爲最壽而質鈍才短無所

發越程門傳道之難其人且如此而可責退之乎而可
責籍湜輩之不叛乎宋儒記和靖在從班時朝士迎天
竺觀音於郊外尹與往或以爲問尹曰衆人皆迎某安
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之歟曰固將拜曰不得已而拜之
歟抑誠也曰彼亦賢者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春嘗謂
尹不當有此事爲此語疑記者妄誤後觀朱子語錄云
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念金剛經有候和靖者值
其看金光明經問何故看此曰毋命不敢違乃知迎觀
音而拜皆實事也尹素見若爾其又敢違衆耶朱子謂
二程門人有悖其師說而淫于老佛者和靖蓋不能免
而伊川稱我死而不失其正惟尹氏子其然乎此春之

所以有感於昌黎也

○前輩高人交遊中有不絕僧者或譏之僧亦人耳歸
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歛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歛之
道且欲冠其顛然則愛其人則當人其人可也唐末張
榮嘗為僧後還俗應舉為趙崇凝所抑或曰劉軻蔡康
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
張榮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恭禪訪道乃於簾前進
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
之夫張收之桑榆而趙反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
者賈島不失為詩人或汭李罕之不失為賢州牧郡將
入其笠而招之不可也鮮于鳳以逸才為薛能柳玘所

愛鳳之為僧薛實使之鮮于反初服柳遂拒之崇凝豈
柳玘之見耶富鄭公居洛喜人出家蘇東坡以畜髮為
參寥子吊而子由以削髮為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
王旦為宋相二十年及死自云無狀欲祝髮緇衣以塞
素志家人欲從其言惟婿蘓耆力排而止之旦之自知
其無狀也其從天書之過乎而遺命荒悖乃至此旦所
謂不必善終者耆不從亂命有功於此翁矣

○吳曾漫錄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
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讀都無用處又云明道
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成儀盡
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宜言明道於此其不有所感歟

朱子語錄門人說僧家有規矩嚴整之人却不循禮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蓋此意也然則吾人而不如僧可乎

○程子言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又謂木是野狐精也然則二程所以不從邵氏學者其大段有在也

○黃山谷教人尊信禪和以為勝從文章之士學綺言妄語增長無明種子也山谷蓋無得於吾儒道學故也山谷平生綺言妄語不為少矣然一見聰演輩即自悔

文章之士使有得於道學當復何如山谷答濂溪居士書云文字久欲以所聞改作多病瀨放因循至今張南浦遣人行適作就大字書往不審可意否知命學道絕不知蹊徑今之學道者類皆然耳往雖久在江南能明此事者不過三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般若文句似與經教不悖或苦行孤潔或放蕩獨往創著並不知痛痒可歎也公既在湓城可那工夫過山致敬歸文宗老此人極須傾蓋乃肯動手不然祇以賓客待耳真實道人不易識直須高著眼目云云所云文字當是濂溪辭說者謂此作能道有道者胸次山谷胸次蓋不凡矣知命山谷第山谷他與人書言其不樂靜居而有流濕就燥

聖人不能易其性之歎其沒也與人書又有痛其狂心未歇倉猝捨壽之語即其人可知江南三數人山谷之謂學道者空門中人耳而以致敬文老為濂溪勸不知濂溪始與山谷書作何語而山谷乃以此語答也然則山谷豈知學道者哉豈真具隻眼能識濂溪者哉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坐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善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為之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為可耻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到此地位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糠稗者也

○道山清話黃庭堅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言吾二十年曾中未嘗起思慮一二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譁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按李薦談記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物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下取佛法薦謂

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春日
景仁有得於聖門收心之學而佛家高處有迹焉者蘇
黃學佛而不知此學吾儒有之故其言如此而范不樂
不取也程氏外書謝上蔡受學於明道先生志甚篤而
明道猶以其學心口不相應謝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
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二程豈學佛作家耶

○揚子謂儀秦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韓子謂老佛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莊生有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佛云細為
微塵至鄰虛塵折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折鄰
虛即實空性若此隣虛折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

取物不同其義一也

○釋道經呪其教謂人誦之可辟邪惡有是理乎人心
有所依歸不動他慮邪惡之氣當自退避誦經呪而解
邪惡者非經呪之加人心內定之加也今術家有取乾
元身利貞入呪語者聖人之言豈為巫覡用哉而彼乃
竊之以神其術推此可知比齊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
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
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恠之誦易經上篇一
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易豈是禦鬼之書
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
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然則孝經豈亦

釋道祈禳之典乎此事具載正史此理蓋可悟矣

○晉王坦之傳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躋神明耳言訖不見冥怪之事前輩著錄紛紛而此特見正史其然乎宋劉亮傳亮在梁州嘗迎武當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秦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持數寸人出關西行共語分道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其然乎韓退之所志李博七墓文內人若謂之尸解者豈不可也噫彼史氏亦何苦而為左氏之誣也不可曉矣

○司馬溫公行狀公博學無不通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朱子曰溫公也看不破只是便恁地說又曰前輩有謂闡釋氏為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十國紀年序劉恕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此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師友談記東坡謂王寔王寧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大會親友酒闌語眾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號曰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

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
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
矣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
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請二君與韓持國但言某請
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
得去者計也彼之謂死時將得去者其又在何物邪
○宋文同之卒也崔公度見同南京同曰吾聞人不妄
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肩間
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此事載宋
正史與可示公度以不妄正欲實所見爾亦云異矣金
光明經諸佛於無量劫常說實語以不妄語故出廣長

舌能覆於面覆瞻部州及四天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千
世界普覆十方世界然則與可所聞者豈其是耶

○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而佛氏亦曰一切
諸法皆有破壞唯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
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而無壞者豈
拘於形而外於理哉朱子語錄問彼大槩欲以空為
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
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它只
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佛書有錮義木義語或問木義者何曰汝被我解釋
有加邪舍多尊者來謁僧伽難提尊者因風吹殿角鈴
聲難提試問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
耳難提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難提曰善哉慧

南來大

能大師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刹幡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悚然異之釋法之傳大段如此靜慧可見菩提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吾與汝安心竟僧璨見可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懺璨曰覓罪了不可得可曰我與汝懺罪竟道信見璨曰願和尚與解脫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此其心法也

○涅槃經云十二因緣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上上智觀故得佛菩提書在人所讀爾佛氏誨諸國人於其經典一句

一頌一品一部皆當一心正讀誦正聞持正思惟正脩習吾輩日對孔氏之書而可自玩易乎

○那羅王及善才童子或現可愛或現可畏事雖不同其欲教化衆生一也拘物頭花因涼月開敷蓮花因烈日開敷亦各有所宜耳

○金石之性堅不可易水性遇冷成冰逢火便熱佛氏不取金石而取於水謂人有定性者諸法悉皆不成無此定性一切皆成何其悖也佛氏之教學在定力乃不取人有定性然則無定性者其能有定力歟他日論學

佛者又在有堅固性有堅固力所謂堅固力則定力也堅固性與定性何異

此編是

這本

抄佛而

被之

○鏡裏之形非內非外夢中之質不有不無病眼顛倒見如此

○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爲真愚之甚矣

○屠兒廣額日殺千羊而能發心成佛於諸大菩薩及阿羅漢之先一日克已天下歸仁固有此理

○天附乎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先正此言如何卓安地上地安天上便是此意釋家者曰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令不壞散是故說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雖無所依能令三千大千世界而得安住豈不有見於此意乎

○佛氏所言處童子地其軻書不失赤子之心之意在於果報無希望心於榮好無羨慕心於因緣無迷惑心而赤子之心可不失矣佛言我當自脩正行亦勸於他令脩正行君子與人爲善之謂也又言若不能自脩正行令佗脩者無有是處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之謂也譬如衆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

○佛首先謂之定果之光雖劫風亦不能動春日火之光影所以四熒者皆無所動風能動者其焰而佛之所謂定光者固光影也余嘗有與夜行隔紗見導火四射光影因悟此定光說也

○遼制心或勸其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

近之矣宋林昉田間書事神不若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求神神有不神者矣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佛法也烏窠云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性空師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黃山谷謂洪龜父云古人此言至言也山谷與龜父書忘其為性空長老言也

○釋大安在馮山三十來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人須務心學須識取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爲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

盈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

○金光明經如意寶珠品爾時世尊於衆中告阿難佗曰汝等當知有佗羅尼名如意寶珠遠離一切家厄亦能遮止諸惡雷電過去如來應正等覺所共宣說我於今特於此經中亦爲汝等大衆宣說能於人天爲人利益益哀憫世間擁護一切令得安樂時諸大衆及阿難佗聞佛語已各各至誠瞻仰世尊聽受神呪佛言汝等諦聽於此東方有光明電王名阿羯多南方有光明電王名阿羝嚕西方有光明電王名主多光北方有光明電王名蘇多末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如是電王名字及知方處者此人即便遠離一切怖畏之事及諸灾

橫悉皆消殄若於住處書此四方電王名字於所住處
無雷電怖亦無灾厄及諸障惱非時枉死悉皆遠離爾
時世尊即說呪曰 怛姪他 你弭你弭你弭 尼民
達哩 室哩盧迦盧羯你 室哩輸攞波你 曷略义
曷略义 我某甲及此住處一切恐怖所有苦惱雷電
霹靂乃至枉死悉皆遠離莎訶

○金光明經流水品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謂無
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
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

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
滅則老死滅老死滅則憂悲苦惱滅如是純極苦蘊悉
皆除滅此佛自謂甚深妙法者也

○金光明經三月是春時三月名為夏三月名秋分三
月謂冬時此據一年中三三而說別二二為一節便成
六歲時初二是華時三四名熱際五六名雨際七八謂
秋時九十是寒時後二名冰雪醫人解四時并知其六
節所謂六節今人無知者

○今之僧尼誡諫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
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
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

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宜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
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
日為額沙茶月即鬼宿之星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
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代拏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
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也黑
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
度通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小盡即印度以十四日
為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初一日也昔人常記之
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六日
乃屬逝瑟吒月乃印度四月之盡日也

○楞嚴經五種華菜注一大蒜二茗葱三

五興渠與道家五葷之名不同要之皆記之所謂葷也
○楞嚴譬病根未除曰隔日瘡譬二虛相倚曰交蘆甚
切所謂黑石密乃甘蔗糖也楞伽注迦利沙波拏或是
貝齒或是金銀銅鐵等錢所謂陳那羅即金錢也

○佛日初到夾山與夾問答夾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
爆朱語錄及之

○鞞婆沙論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劫初人也
朱子亦嘗及其云佛經說初生人云云今見阿含經
世界初成先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地肥
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
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食彼米故

方分男行女相行不淨行云云是也朱子語錄或問說

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未劫人皆卜先

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冰

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

成世界他天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

○趙彥衛雲麓漫抄云唐書至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

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何時按唐傅奕奏高祖云不忠

不孝削髮而揖君親則不拜其來久矣

餘冬序錄卷三十八

